

# 展望七十年代國際局勢

鄧公玄

今天的世界問題，仍然是共產與非共產的鬥爭問題，也就是民主對極權、自由對奴役、真理對邪說、光明對黑暗的問題，我們既然是站在民主、自由、真理與光明的立場，則我們最後的勝利，乃是歷史的必然。七十年代當然是非常艱苦的時代，但是我們必然能在艱苦中創造勝利的新機運。

我們把世界史打開來看，在過去幾千年的紀載中，雖然也曾發現許多驚天動地的變亂與進步，但絕無任何一個短短的時代，像二十世紀這樣的多災多難，也沒有任何時代像這樣的多彩多姿。尤其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產生的政治變化與科技發明，幾乎使過去幾千年來的歷史完全為之改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產生了坦克車與飛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則發明了原子彈與火箭；不但使戰爭性質為之大變，而且使人類在各種科學上與生活上發生了空前的大革命。我們現在不但可以在空中自由飛行，瞬息即至，而且實現了登陸月球的願望。這是以任何時代所不敢想像的奇蹟，而我們却已經實現了。當我們回憶兩次大戰時所遭遇的災難與痛苦時，大家會感到這是有史以來最不幸的時代，而當我們目擊今天這種進步與發展時，大家又不能不承認我們是三生有幸！

從今年起，人類的歷史又已進入到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許多人都預料這將是一個更新而更進步的時代之開始，所以無不以充滿希望的心情來迎接這一個新時代。

一般學者都相信歷史是不能回溯的，正如希臘哲人(Heraclitus)所云：「你不能重涉同一河流」一樣。但是我們不能說未來的一切現象，都是飄風驟雨，突如其來的。反之，我們應該承認今天的一切新發明與一切新進步，無一不是由以前的成就繼續發展而來，至於國際上的變化更是繼承以往的因

果關係而演進。祇要我們能够以靜制動，以逸馭勞，牢牢的把握其中的主要線索，就不難找出其中的來龍去脈。可是我們同時也要知道，人類的歷史和宇宙間的自然現象不能相提並論，自然界的物理與化學現象，都是跟着自然律而發展的，但社會現象，尤其關於政治問題，雖亦有其因果關係之存在，然而人們主觀的心理因素實佔極重要的分量，而人們主觀的心理因素則又常常因政治領導者的變更而可能產生迥不相同的轉變。所以我們對於自然現象的預測頗能把握，而對於政治現象，尤其國際政治現象的推斷，則常常要冒很大的危險。雖然如此，如果我們能够籠罩全局，提要鉤玄，我們對於未來的國際情勢仍能有所預測，因為國際情勢雖然因各國政治領導者的主觀要求而轉變，但是他們對於業已造成的事實與趨勢，也並不能隨便予以改變。質言之，未來的國際情勢，在大體上，還是要跟隨以往的因果關係而演進，斷非一二人所能任意擺佈或安排。

## 二

由於歷史是承繼以往的因果關係而發展，所以我們不能不把最近的過去情勢加以簡單的回溯。在過去二十餘年間的國際局勢，一言以蔽之就是隨著東西「冷戰」的演變而開展，而所謂「冷戰」，乃是蘇俄與國際共黨飛機發動赤化世界的陰謀而起，因而使我們的地球化分成爲「兩極世界」。我們分析起來，在這二十多年之間，冷戰的形態至少業已發生了四次的重大變化。由蘇俄豎起共產鐵幕，向西歐及中東擴張，至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止，是爲第一階段。在第一階段中，蘇俄向西向南侵

略的野心，暫被遏阻，因而轉其箭頭於遠東與中國大陸。自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參與韓戰，並將其防堵政策運用到亞洲與遠東方面，至一九五七年十月蘇俄發射兩顆地球衛星止，是為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中，最初為共黨侵略野心遭受遏阻，惟因美國未能乘機給予共產集團以致命的創傷，於是蘇俄乃得從容發展洲際飛彈，首先發射兩顆地球衛星，於是使冷戰形勢大為逆轉。由蘇俄利用洲際飛彈為恐嚇，向美國及西方國家敲詐，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事件止，是為第三階段。第三階段中，最初使美國及西方國家戰慄，幾乎被迫向蘇俄屈服，幸而因古巴事件反而使蘇俄被迫接受美國哀的美登的條件，不但把冷戰形勢重新扭轉，而且使整個冷戰形態完全改觀；因而產生第四階段的冷戰新形勢。

自時厥後，東西冷戰遂由兩極化一變而為多元化的混戰，東西鬥爭固然繼續未已，但東方與西方之內部，均立刻發生嚴重的分裂。在共產集團中，匪俄衝突由暗鬥而明爭，由領導權的爭奪進而走向大戰的邊緣。而在自由世界方面，美國與西歐，尤其美法間的矛盾亦由表面化而尖銳化，使美國的領導地位發生動搖。由於這種新形勢的存在，所以使原來水火不能相容的冷戰主角——美國與蘇俄，反而有同病相憐之感，尤其關於核子武器問題，其利害幾乎完全一致。美、英、蘇三國局勢禁試核子條約之所以於一九六三年迅速簽訂，即基於其利害相同之觀點而促成。但是此項條約的主要目的原在對付匪、法，不料其結果則適得其反。匪、法不僅加緊完成了核子試爆，而且因此建立了邦交，並因此而同謀壓迫美國撤出東南亞。職是之故，越戰乃步步升高，美國實逼處此，不得不攘臂下車，重作馮婦。然而由於美國自始即採取「不求勝利」的戰略，歷年以來，雖然投下了五十萬以上的大軍，軍費之銷耗每年不下三百億元，而越共之頑強如故，美國所期待的「以戰迫和」目標則日趨渺茫。於是美國乃又不得不與北越及越共進行巴黎和談，但一年多以來，雙方徒費唇舌，和談本題毫無進展。詹森固因是而放棄連任總統的競選，尼克森則以結束越戰為號召而登台。自尼克森就職之日起，不但開始致力於越戰越南化的計劃，以期加緊撤退美國軍隊，而且打算改變美國對亞洲的防堵政策，希圖與毛共謀求和緩，以免其狗急跳牆。現在毛共的反應如何，雖尚不可知，但亞洲顯然呈現了一種新的危機，那是無庸置疑的。這是自古巴事件以來，因冷戰形勢之演變而造成的結果。第四階段冷戰特徵如次

：

(一)東西冷戰已由兩極對抗變而為多元混戰，現在更由多元混戰再變而為美、蘇、匪三角互鬥。而三角互鬥實為目前整個世界演變的關鍵。

(二)在三角互鬥中，彼此的利害又互相衝突，形成波詭雲譎的狀態。美、蘇在越南、中東與古巴雖尚有極大矛盾，然在其他地區皆是朝向「冷和」之途邁進。匪、俄則由大戰爆發邊緣進而為由談判拖延，勢將形成長期嚴陣對抗。美、匪雖在基本上無法和解，但目前却有恢復大使級談判，試圖和解的跡象。

(三)蘇俄之所以與美國及西方冷和，其目的在解除其西顧之憂，鞏固東歐附庸陣腳，俾能專心對抗毛共，恢復其在共產集團的領導，等到目的既達，然後再圖與美國及西方國家周旋。毛共在過去堅持其三反路線（反蘇修、反美帝，及反反動），但為對抗蘇俄的壓力，亦願解除其絕對孤立的苦境，同時亦擬藉對美帝和緩的姿態，以堅定並加速美國自越南撤軍的步驟，而達成其攫取越南，囊括東南亞的野心。至於美國之一面與蘇俄冷和，一面放鬆對匪壓力，其目的則不單在和緩國內外姑息主義的壓力，避免與毛共的直接衝突，而且想利用毛共牽制蘇俄，令其放心與蘇俄進行鬥爭，以解除共產集團對自由世界的威脅。

### 三

七十年代的國際情勢，我們相信也無疑的將跟着第四階段冷戰特徵而繼續演進，而不斷開展。不過我們不能說，除了美、蘇、匪三角關係以外，世界其他國家即不能與風作浪，以影響三角關係的轉變。同時也不能說，在將來的年代中，世界上絕無突發事件足使整個世界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轉變。

今年是七十年代的開始，同時也將是未來世界局勢轉變的關鍵年。從空間說，冷戰的重心仍在亞洲，而越南與中東依然是兩個主要戰場。至於歐洲方面，多年以來即已朝向冷和之途邁進，而目前由於西德布蘭德意圖與東德及東歐集團謀求進一步和解之故，和平幻想無窮的將更普遍瀰漫。蘇俄所提出的「全歐安全會議」是否能夠開成，固尚有疑問，然而東西歐洲之間，在最近的將來，顯然不致發生特殊緊張情事，則可斷言。其在非洲方面，其危機則存在於北非回教國家與以色列的仇恨，但因阿拉伯國家內部矛盾甚多，而蘇

俄亦不利於以、阿大戰即行再發，故納塞雖躍躍欲試，然目前似亦不致敢於輕易冒險。其他非洲新興國家雖為國際共黨滲透顛覆的溫床，但年來業已提高警覺，除極少數執迷不悟者外，大多數皆已眼睛雪亮了。所以非洲在最近的將來，雖仍不免有內部政變與種族糾紛，而其勢亦不致影響整個國際均衡。至於拉丁美洲方面，年來雖不如以往的寧靜，國際共黨的滲透顛覆亦逐漸發生發酵作用，但就大體上說，除了內部政變與排美風波而外，殆亦不致發生特殊的大風暴。

我們環顧世界，其最足以令人注意的風波地帶，仍然在亞洲與太平洋方面。因為自二次大戰以後，亞洲與太平洋方面產生了許多新興國家，而中國大陸又不幸淪於毛共魔掌之中，於是使亞太地區成為反共鬥爭的主要戰場。自五十年代的韓戰起至六十年代的越戰止，二十年間美國為防堵共黨侵略，確曾緣中國大陸周邊建立了堅強的包圍防線，其所投下的本錢當然也發生了輝煌的效果。但是因為美國在越南採取錯誤戰略，兵連禍結，師老無功，於為解除內外困難起見，乃有改變其亞洲政策的打算。依照美國總統尼克森、國務卿羅吉斯等所已宣佈的新亞洲政策，其主要的步驟如次：

(一)擬自亞洲大陸擺脫出去——加緊實施越戰越南化計劃，陸續撤退在越南作戰的部隊；陸續撤退駐在泰國的美軍，以免重蹈越南的覆轍。

(二)亞洲安全應由亞洲人自行負責——美國對以往的條約義務雖依然尊重，但絕不能接受新的承諾，而美軍尤其不能再介入亞洲國家的戰爭。但對亞洲國家為防止內部顛覆的措施，美國在必要時，仍可提供經濟與技術援助。

(三)對毛共試探和平——美國為實施其新亞洲政策起見，不但已先後自動放寬對匪區的禁運，而且準備與毛共恢復華沙會談，以期謀求相當的和解，甚至想達到外交關係的正常化。以為如此即可遏阻毛共向外侵略的野心，維持亞洲的和平。

美國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似乎是已如箭在弦上了。到底毛共方面果將如何反應呢？據外電所傳，美國駐波蘭大使業已與毛共駐波蘭代辦有所接觸，停頓已逾兩年的華沙會談聞亦有即將恢復的可能。但是即令華沙會談而果恢復，也未必即表示毛共仇美政策的重大改變，尤其毛共反美的基本立場斷無忽然改變的可能。我們在前面業經指出，毛共在對抗蘇俄的緊張情形下，雖然未嘗不想對美略示和緩，以解除其後顧之憂；但毛共年來是藉反蘇修與

反美帝兩大口號以牢牢控制大陸人民，倘一旦對俄求饒，一面又對美妥協，則其假面具將立刻斷破，而大陸反毛反共潛伏勢力亦必然造成革命運動。所以毛共對美帝和平試探，絕對不敢貿然放膽接受，而與美國達成真正的妥協。但是毛共也可能藉華沙會談的漫長拖延，使美國加速自亞洲大陸擺脫，再度放鬆對大陸的壓力，然後乘機攫取越南，囊括東南亞，以增強其對抗蘇俄的本錢。

蘇俄對美、匪關係的改變，當然不能視若無睹，因此蘇俄布里茲涅夫早就提出了所謂「亞洲集體安全」的口號，因為蘇俄深知在美、英退出後所造成的亞洲大陸真空，若不設法予以填補，則其勢使毛共乘虛而入，可以垂手而得，故為防止毛共擴張野心起見，不能不起而插足東南亞與毛共周旋。所以如果美國真的自亞洲撤退，則亞洲的東南亞廣大地區，無疑的將成為匪俄爭奪的場合。如此，則不論匪、俄誰勝誰負，亞洲的東南亞殆不免陷於更危殆之中。

#### 四

由此可知七十年代的國際情勢顯然難以樂觀，但是我們也不必悲觀，更不可悲觀。因為我們亞洲國家的自身安全，自然應該由亞洲國家負責起來，我們不能永遠躲在美國的盾牌後面；而且我們相信，祇要亞洲國家能夠團結起來，我們並非沒有自衛與互保的力量。誠如 蔣總統最近在對亞洲國會議員聯合第五屆大會開幕典禮致詞時指出：

「今天亞洲各民主國家，有的擁有衆多的人口與豐富的資源，有的擁有龐大的工業潛力和堅強的武力，而這些個別的力量加在一起，即可以在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甚至軍事上，構成強大的正義力量，以確保亞洲乃至世界的安定和平，創造一個安全、自由、繁榮和進步的亞洲世紀。」

蔣總統早在多年以前，即曾主張建立亞洲共同防衛組織，可是當時時機未熟，迄未獲得重大的成就。過去亞太國家雖有九國外長會議的成立，然僅限於文經方面的協商，去我們的理想尚遠。現在亞太地區面臨新的危機，各自由國家自應有所警覺，對於 蔣總統的號召，理宜及早接受，一致起來，共謀「亞洲世紀」的實現。

不過我們環顧客觀事實，在這一地區的自由國家中，除南韓、南越和我

國立場相同，具有鮮明而堅決的反共意識而外，其餘各國的政治立場，往往游移不定，過去在美國防堵政策的盾牌下，固可容頭過身，今後或不免有徬徨之感。如何使他們認識當前的需要，走向共同的目標，還有待於我們的努力。我們以為爲要使「亞洲世紀」的計劃易於進行起見，似應採取下列的措施：

(一)在文化經濟方面，亞洲及太平洋國家應立刻加強合作，使彼此間成爲休戚與共的整體；在軍事上，我們應與南韓、南越建立初步合作關係，形成爲共同安全組織的雛型，然後逐漸推展而及於其他亞太國家，次第建立亞太國家共同安全組織。

(二)美國對亞洲雖欲力求擺脫其警察的任務，但照尼克森屢次的聲明來看，美國依然表示遵守已有的條約承諾，同時對亞洲國家爲防止內部顛覆的措施，雖不能再以美軍介入，然而在必要時，仍可給予經濟與技術援助；所以美國對亞太安全並非完全袖手旁觀。而且事實上，亞太地區的安全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美國人也是非常明瞭的，其所以急於自亞洲大陸擺脫，也未嘗不是希望亞洲人增加對自身安全的責任，而稍減美國人的負擔。因此，我們應一面當忠告美國絕勿輕言擺脫，而一面則應勸說美國拿出力量來支持亞太地區共同安全措施。如果美國肯積極予以支持，我相信亞太地區共同安全組織的建立，亦非十分困難之事。

(三)然而美國對亞洲問題始終未能認識其重心之所在，故自中國大陸淪陷以後，初欲以印度爲亞洲的安定重心，印度固然失望了，現在又想拿日本作爲安定亞洲的主角。去歲美國同意於一九七二年將琉球交還日本後，佐藤即聲言日本將負起對亞洲政治責任，言外之意，似欲恢復日本過去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我們對日本願意負起亞洲政治責任的表示，當然極表歡迎，可惜日本對反共鬥爭的立場始終有欠堅定，最近日本見美國打算與毛共恢復華沙會談，便立刻聲稱亦願與毛共進行政府間的談判，此種投機主義的作風，實在是不智的表現。因此我們必須一方面使美國認識亞洲對美國安全的重要，而另一方面，又必須使美國認識亞洲的安定重心實爲中華民國。

(四)我中華民國對反共鬥爭的意義認識最清，對目前亞太地區新危機的體驗亦最切。不管將來的情勢如何變化，也不管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反應如何，我們都必須本當仁不讓的精神，向「亞洲世紀」的目標邁進。同時我們相

信當新危機迫在眉睫時，所有其他民主國家總有一天會憬然覺悟，認識非團結無以圖存，非合作無以自救，一致起來，共同邁向「亞洲世紀」的偉大目標。總之，今天的世界問題仍然是共產與非共產的鬥爭問題，也就是民主對極權、自由對奴役、真理對邪說、光明對黑暗的問題，我們既然站在民主、自由、真理與光明的立場，則我們最後的勝利，乃是歷史的必然。七十年代當然是非常艱苦的時代，但是我們必能在艱苦中創造勝利的新機運。

——上接第9頁——

印共的先聲。

北平對寮共經過極嚴酷的整肅，連蘇法努馮留俄回國的愛子，都以「蘇修」罪名而予以槍決，其他的親俄份子自然無法活動。但寮共乃越共的分支，今後莫斯科必將經由河內以分化寮共，促使它加入永珍聯合政府，使其分化工作可以在永珍就近進行，中共所以急於加強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武鬥，一半也是由於不能讓它們的武裝叛亂沒有開展；否則在苦悶中，便很容易受蘇俄的牢籠。因此，俄毛對東南亞各國共黨的爭奪戰，必將從今年起由暗鬥而走向更激烈的明爭。

## 七 結語

當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失去對西方的倚賴，而真正走上獨立自衛的開始，其行動可能是如初學步的孩子，難免搖擺傾跌；可是任何一個健步的大人，無不經過學步的階段，斷沒有從懷抱中可以學到邁步長跑的。輔助提攜式的援助，和相互扶持式的團結合作有其必要，越俎代庖式的協防，反而阻礙了各國的進步。

誠然，以往東南亞國家軍隊在戰場的表現，很難抵禦共黨武裝的進攻，但近年來在越南戰場上飽經炮火訓練的越泰各國部隊，已經有接替美軍防務的力量。這是美軍在越作戰的將校所同聲稱譽的。如果大家不否認訓練軍隊的戰鬥精神和戰技，祇有讓他們在戰場上面對敵人作生死的搏鬥，也就應該承認閩粵的弟兄，要使他們團結，唯有在外敵進侵時，必然要並肩共禦外侮。這說明東南亞各國雖有複雜的恩怨糾紛，在面對北平指揮下的各國共產黨聯合進攻，今後，必然會採聯防措施。時勢所迫，東南亞各國當軸，均屬一時俊傑，必能談時乘勢。